

詹安泰全集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詹安泰全集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十年代在廣州與家人合影

出版說明

詹安泰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古典文學專家，在文學理論研究、古典文學作品鑒賞及詩詞創作等領域均有傑出成就，發表過許多部有關古典文學的專著和大量論文，在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至今對於古典文學研究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出版時間久遠，原書流傳稀少，不易覓求，為滿足專業工作者和古典文學愛好者的需求，本社推出這部《詹安泰全集》。

《全集》收錄了詹先生現存的各類著述，包括其生前親自編訂出版及後人輯錄而成的專著六部，編者新輯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的論文五十餘篇，旁及友朋往來的信札等，並按文體分類編排，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詹安泰論著總集。

所收文稿，均依據最早或最可靠的版本整理校訂。由於各書內容體裁有別，體例未盡統一，為保留原著的面貌，除改正明顯的文字訛誤、引文差錯等，其他一般不作改動，對於一些不盡符合今日習慣用法的富有時代特色及作者語言風格的表述均予以保留。

本卷為詹安泰詩詞合集，由華南師範大學左鵬軍教授整理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十月

點校說明

一、詹安泰先生詩詞蓋有如下版本：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年）自刊本《无盒詞》，收錄詞作七十六題，一百首；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年）鉛印本《滇南掛瓢集》，含詩詞各一卷；一九八二年壬戌冬香港何耀光《至樂樓叢書》第二十五種本《鷓鴣巢詩集》九卷、《无盒詞》五卷，係根據作者手抄定本影印；二〇〇二年十二月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名家翰墨叢刊》本《詹安泰詩詞集》，亦係根據作者手抄定本影印，較《至樂樓叢書》本有所增補。

二、本次《詹安泰詩詞集》之編輯校點，以何氏《至樂樓叢書》本《鷓鴣巢詩集》、《无盒詞》爲底本，以其餘各本爲參校本，並據他本將作者抄定本中刪除之作補入相應處並出校說明，於其他文字修改、不同版本文字異同之處亦予出校說明，以示作者創作、作品排序、文字斟酌之變化，冀使此本成爲一個綜合各本之所長、盡可能齊全完備的版本。

三、諸家所作序言置於全書卷首，亦據何氏《至樂樓叢書》本《鷓鴣巢詩集》、《无盒

詞》採錄，並據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名家翰墨叢刊》本《詹安泰詩詞集》有所增補。

四、點校者所作校記，分別置於該首詩詞之後，並以序號標明，主要爲作品版本、文字異同等情況之說明；至其無差異或無參校本者，則不出校。

序

一〔一〕

余志學之年即喜填詞。風晨月夕，春雨秋聲，有觸輒書，書罷旋棄。三十以後，愛我者頗勸以存稿，積今五年，得百首，亦纔十餘六七耳。蔡生起賢見而好之，爲葺抄成冊。嗚呼！兵火滿天，舉家避難，尚不知葬身何所。守此區區，寧非至愚？顧敝帚自珍，賢者不免。余亦不恤人間恥笑矣。隨身行李，尚有《鷓鴣巢詩·丙丁稿》、《花外集箋注》、《宋人詞題集錄》等稿本。丁丑秋中，无齋自識於楓溪途次。

【校記】

〔一〕此序錄自民國二十六年自印本《无齋詞》卷首，後手抄定本不收。

序 二

邇者饒子固庵以其鄉先輩詹祝南教授手寫詩詞見示，屬爲刊行。君諱安泰，號无盒，祝南其字。廣東饒平人也。抗戰軍興，君掌教中山大學，隨校遷徙滇南，以至光復，以至易簣之年。終其生從事教育事業，所成就者甚衆。君爲學無所不窺，而用力於詩詞者尤爲深至。縋幽入險，一反流俗之所爲，夔乎尚矣。余性好詩詞，亦與聞先賢緒論。因謂宛陵爲宋詩開山祖，其淡遠幽閑，乃學韋蘇州有得者；而氣格之古健，則似韓昌黎。醉翁推挹於前，放翁步趨於後。既而爲半山，爲山谷，爲後山。工精力到，宋詩乃能在唐詩之外，另啓封疆。自四家之詩盛行於清季，同光詩體遂風靡天下矣。詞自康熙以來，倚聲者不出竹垞與迦陵兩派；而浙西之宗白石者，尤稱盛焉。自乾隆末年張皋文尊體之說出，周止庵繼之，標舉周、辛、吳、王四家，以爲詞之矩範，而詞風爲之一變。馴至季清之世，宗夢窗者又風靡一時。彊村倡之，述叔和之，大鶴、蕙風從而羽翼之，詞之能事畢矣。每念詩之有南皮、弢庵、散原、伯子，猶詞之有半塘、大鶴、古微、蕙風，類皆撫時感事，寫之以聲，乃言之有物者也。君踵承同光諸老之後，挹其流韻遺風，發爲詩詞，兼精而獨到。其遺詩

九卷，曰《鷓鴣巢詩》，寢饋於宛陵者特深，而助之以昌黎、東坡筆勢。其長篇古風，往往在千言以上，浩瀚崢嶸，極文筆之宏肆；近體雅鍊，不避僻澀艱深，意欲歷幽險以成孤詣也；而入滇以後所作尤多，其中紀亂之篇，與杜陵「三吏」、「三別」同其悲慨，又可作詩史讀焉。其詞則初宗白石，繼學夢窗，辛辣處殆過其詩，亦欲隨古翁、述翁之後，安排椎鑿，以力破餘地也與。余於君之安貧樂道，百折而不改其操，仰之彌深；而珍視嶺南文獻，發潛闡幽，又未敢後人。用特爲之殺青，以公於世；並不揣謏陋，弁以數言，工拙非所計也。壬戌孟秋之月，何耀光序於至樂樓。

序 三

鍾竟陵嘗謂：真詩者，精神之所爲。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紛擾之中；復以虛情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於一逢，入者之欣於一至。蓋詩之不可強作，自非鑪錘功深，何能臻獨造之境？而又不可不作，以情非得已，不能不宣洩之，以訴之冥漠。是故爲詩者，不望得人之知，而解人又焉易得？真詩之難求如此，亦猶弋者之幸於一獲。知詩之難得，非如莊生所謂空谷足音，不幾於曠世而一逢也耶？无齋之於詩，氣骨遒而情性復。撻太華曾雲之峻，不足以方其縹緲之思；吸西顥沆瀣之英，不足以喻其高騫之操。近世之爲詩者，隱秀瘦折者有之，沉博瑰偉者有之，舉足以震駭心目。若夫具才力而不逞才力，擅翰藻而不侈翰藻，滌煩襟以抽哀思，澡清魄而發幽響，如野雲之孤飛，獨鶴之宵唳，追之無踪，覓之無聲。非夫絕倫軼羣，超埃壙而高舉者，孰能究其神旨，至於斯極者乎？无齋掛瓢滇海，悽吟武溪，居山林之牢，值瀕洞之際。晚歲所作，如書之一波三折，逋峭峻絜。至今誦之，低徊悱惻，彌愴平生於疇日。而伯慧世兄承其先志，亟欲謀刊遺集。去歲執手漢皋，惓惓無已；今夏相見扶桑，得快披覽。

歎真詩之未絕，又喜其行世之有日也。用不辭固陋，妄爲揚摧。若其窈然以深，廓然以遠，世之工此道者，自能識之，毋待余之煩言矣。庚申五月，饒宗頤拜序。時客京都三緣寺。

序 四

曩居京都三緣寺，伯慧囑序无齋先生之詩，忽忽已歷十餘年。頃者，詹君全集有重刊之議，伯慧復命爲其詞題綴數語，不辭荒陋，更覲縷言之。

憶君自去澱江而後，雖以倚聲設帳上庠，有《宋詞研究》講義之作。然循覽《鷓鴣巢全集》，惟卷三至卷五爲詞，詩則有六七卷之多。蓋是時方刻意爲詩，故坪石諸五古，極逋峭冷隲之能事；倚聲之業，反不如詩致力之專焉。

近日於黃生坤堯處，始得見君致劉伯端書，言欲新聞蹊徑，「擬別出生辣一路，由生辣以尋重拙大之義，倘或才力不勝，當再向蒼質處走耳」。余讀其早歲《蝶戀花》小令，拗折瘦勁中，極溫馨麗密之致。雖以子野之發越，而骨力稍遜，未極高騫；小山之怨慕磊落，尚未能迴出慧心，開向上一途。揆君之意，似欲以盤空硬語，寫窈窕綿邈之哀思。昔晁無咎謂「山谷小詞固高妙，然實爲著腔子唱好詩」。蓋譏其以詩爲詞。君所作，則絕無其譁褻之病，而清勁跌宕過之。此一新境，正有待於開拓，惜君中道廢置，未克施展其奇崛之句，張弛控送，如《東山樂府》之婉絕一世，爲可悲也！

余一向以爲，小令篇法，宛似西詩之十四行。又嘗謂詞體當有類形上之制，非僅主情，宜兼以理勝；詞重設色，精思絕艷，繽紛呈采，要能渾化天成，則有若抽象畫。凡此新穎之見，施君議對頗踴余言，猶恨未及從君商討，一定其是非。記嘗有《清平樂》和君句云：「看天不語，底事秋同住？陌上秋花秋淚古，禁得幾番秋雨？」

秋心聊託瑤琴，殊方冷落宵襟。相見白頭無分，芭蕉雨打秋心。」不意怨歌，終成讖語，憾君尚未之見。今重錄於此，緬懷舊友，俯仰萬端。誦君之語業，欲不愴平生於疇日，其可得乎？丙子重九，饒宗頤，時年八十。

序五

祝南教授以其《鷓鴣巢詩集》屬序，且曰：試爲我刪之。余曰：昔之所謂大家與名家者，本不在篇章之多寡。其寡者，蓋本出之以矜慎；而多者，雖往往挾泥沙以俱下，而終不害其爲長江大河也。昔人刊集，多愛棄少作。然如子美東郡之篇，義山天平之什，與二公晚節之詩，蓋不侔矣。然今其存集者，或反以此爲金鍼之度。固知玃珠不害於連城，而況未必卽爲玃珠者耶？且詩人之筆，不可以貌取。彼昌黎之排異，香山之平易，體貌不同，而其爲鋪陳奔放之筆則一也。何則？其時則中興，其位皆通顯，故能流連光景，體物而不遺。持較子美之流離，義山之阨塞，其哀樂之感，固有天然氣澤之殊焉。今君以沉博絕麗之才，主盟壇坫，掌教大學，澤諸生以風雅。雖邦家多故，居處未寧，而資之以放情山川，周覽人物，舊時文士所謂殘杯冷炙，苜蓿含辛者，已非今日學人之所恒歷。宜其詩之鯨鏗春麗，沉雄峻雅，而款步堂堂，絕無一毫羞澀之態。蓋幾於合韓、白爲一手，而清和自得之氣，又不爲前人之所掩焉。天將以昌君之詩者，昌吾華夏，則將爲之益多。爲正聲之鼓吹，而何事刪削爲哉？自古操枋之家，莫高於蕭《選》，考其所錄曹、陶、鮑、謝之作，蓋軼

者無幾矣。非若後世選家，各出其阿私之見，寸寸而度之也。然則貴其全，而不貴其偏，固古今之達道也。元裕之推江山萬古潮陽筆，而斥高天厚地之詩囚。君固潮州人也，而又嗣武昌黎，肸蠭千年，正其法乳，豈必以局於跬步之名家自待，而又何嫌焉？是說也，倘許爲知言乎？既以是復於教授，遂錄以爲之序焉。方孝岳書於廣州。

序 六

語言之妙於用也，由聲以寫其情，由法以喻其意。因聲以爲韻，因法以明則；則與韻宣，而自然之節奏以出。故詩與文之爲物也，同於此自然之節奏，其始蓋無有大異焉者也。自孔子以正樂言詩，詩聲之效著於文苑，燦爛其辭，整比其節，以赴其音調。於是情韻之用，入人心脾而不自覺。美辭寄於繁聲，雅韻流於齒頰，所從來尚矣。惟孔子已不悉以風詩入樂，後之爲詩者，亦不爲樂而有詩，徒以重音之故，亦遂嚴其聲律，若涉大防而不敢踰。沿波不返，而詩毗於聲則重詞，文毗於意則重筆，劃然若鳥獸與草木之不同類，是又風氣之弊者已。陶潛皇皇，欲以清簡之聲寫其儒義；謝靈運益濟以山川，仍以摹績爲能，不廢其詞藻。昔人以儒學屈於廟堂，老莊肆於山水，觀於陶、謝之作，則毗聲、毗意之界可廢。莊生可以爲詩，而雅頌入於山水矣，不亦壯哉？吾友詹祝南教授，少好梅宛陵之詩，著《鷓鴣巢詩稿》，不以色澤自娛，舉淳樸古勁之味，斂於行間，以發其奇鬱之思。乍視之，若爲棘澀；徐而即之，始知其腴拙之味。是殆可謂聲與意湊合而相宣者。蓋自三百年來，碩學輩出，臨文澤以駢儷；而枯淡簡樸之風，或將輟響。錢鐸石、翁覃溪之流，欲出

而挽之，而波瀾未壯，詩意猶確。迨曾滌生起，以其再造清社之力，誦法江西，天下靡然向風，崛起幾於絕軌。其時獨有鄭子尹僻處西南，力追昌黎，哀音激楚，以寫其顛沛流離之境，格高而趣博，以宋骨而昭之唐韻，斯可謂自得者也。自是以還，學宋者無慮千百；而民族衰頹，適際其會。士君子飲啄於濁流，歌哭囚於市井，頡頏高於秋旻，回磅礴之氣，以濟於飲食男女之途。終焉道喪於世，世喪其道，而不能自拔。於是而有宋文弱之積弊，遂不免乘憔悴行吟，慷慨率陳之習而重衍，或不免見譏於賢者。然則抗志古昔，以達於奇偉莊嚴之境，又有非力求詩聲，溫潤而不可者。祝南亦進退於宋人，獨能低徊漢魏，將進而宣尼正樂之所。倘能益以予小子會廟堂鐘鼓、山水清音之旨，激昂而極道之，則揄揚民族之興也有日矣，而況於陶寫身世之感乎！二十九年六月，興寧羅倬漢序。